

# 两汉的区域市场

高维刚

(四川教育学院 历史系,成都 610041)

**摘要:**两汉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商品贸易市场有了长足发展,在广大农村市场和郡、县城市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更高一级层次的区域市场,即关陇、巴蜀、关东和楚越四大区域市场。各区域市场里的商业都市是各市场贸易的枢纽,它们对促进两汉市场贸易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区域市场内有各自完善的农业和手工业体系,它们通过在各区域市场内的交换得以良性循环发展,从而使社会商品日益丰富,两汉社会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关键词:**两汉商品经济;区域市场;商业都市;农业和手工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K234;F12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3-0093-05

两汉以其有早期封建社会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彪炳于史册,历年来不少治秦汉史的专家学者对两汉时期商业的繁荣状况、封建政府的商业政策等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作为两汉时期封建商品经济的重要交换环节的市场,尚有一些问题需要作深入研究。故本文拟对两汉时期的区域市场作一探讨,以加深我们对两汉商业贸易的认识。

关于市场的概念,《说文解字》释“市”云:“买卖所之也。”即古代市场是指商品买卖的具体场所。今天的市场概念已与古代有所不同,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言“市场”是一个“商品经济的范畴”,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按交易的地区范围分,有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国内市场”<sup>[1]420</sup>等。遵循这一现代概念,我们来探讨两汉时期的区域市场。

—

一方面,两汉时期社会生产力比以前有较大发

展,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向市场提供的商品较前增多;另一方面,全国交通较前有长足进步,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原因使得两汉在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众多最基层的农村市场,而在郡、县范围内则以郡、县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第二级的郡、县市场(对此,笔者另文论述),在此基础上,全国形成了更高一级的区域市场。

首先,两汉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当时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两汉时期习惯以弘农郡函谷关为界,把全国分作东、西两部。在西部,秦岭把关中和巴蜀拦腰切断,其间交通殊难,因而关中和陇右地区成一地理单元,而巴蜀地区成另一地理单元。《史记·货殖列传》言巴蜀地理形势:“然四塞,栈道千里”<sup>[2]3261</sup>,巴蜀显系一独立地理单元。故西部地区就形成了关陇和巴蜀两个区域市场。在东部,以方城、淮水为界,把东部地区分作关东和楚越两个地理单元。《史记·货殖列传》言东部的地理形势时云:“陈在楚夏之交”,张守节《正义》曰:“言陈南则楚,西及北则夏。”<sup>[2]3267</sup>陈在今河南淮阳县,它的北面夏区是华北大平原及黄土高原,交通以车载为主,而南

收稿日期:2008-06-26

作者简介:高维刚(1950—)男,汉族,四川双流县人,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秦汉史、中国文化史。

面楚越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南丘陵,多江河湖泊,交通以船舶运输为主,自然是各成一个地理单元,因而东部地区就形成了关东和楚越两个市场。这样,全国就形成了关陇、巴蜀、关东、楚越四个区域市场。

其次,两汉的关津制度也是促成这四大区域市场形成的原因之一。西汉初期虽曾放松关津制度,商贾过关一度免征关税,但自武帝时期“益广关”<sup>[2]1435</sup>、“税出入者”<sup>[3]202</sup>以后,史不再见有关于两汉放弃关税制度的记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sup>[4]58</sup>这表明直到东汉末关津税都存在。关津税的征收是要严重阻碍商品流通的。据《汉书·地理志》等书的记载,两汉国内的关津主要设在上述四个区域的边界上,如关中到关东间有著名的函谷关(本在弘农郡弘农县境,武帝元鼎年间往东徙至弘农郡新安县境),关中与楚越间有武关(在弘农郡商县境),而巴蜀入楚的重要通道江水边则有江关(在巴郡鱼复县境)。两汉的这些关津正好人为地把两汉的商品流通限制在上述四个区域内,成为这四大区域市场形成的原因之一。

关于这四个区域市场的存在,文献资料有所记载,考古材料也能提供一些佐证。

对于关陇市场,《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sup>[2]3262</sup>

关于巴蜀市场,《史记·货殖列传》记临邛卓氏经商云:“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sup>[2]3277</sup>而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sup>[2]3278</sup>《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等郡商人经商:“南贾滇、犍、僮,西近邛、笮、牦牛。”<sup>[3]1645</sup>王褒在《僮约》中提到其经商范围云:“上至江州,下到渝主”,又“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货易牛羊”<sup>[5]卷17《奴婢五》</sup>。其经商范围都是在巴蜀市场内。

关于关东、楚越市场,《盐铁论·通有》曰:“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sup>[6]23</sup>《后汉书·第五伦传》载其因久宦不达,转而经商云:“载盐往来太原、上党。”<sup>[7]1396</sup>颜之推所撰《还冤记》载汉世苏娥转贩缯帛,其贸易地域不出楚越<sup>[8]卷72</sup>。这些材料表明,两汉时关东、楚越

各是一个区域市场。考古发掘的一些材料也能佐证这一点。王仲殊先生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指出:北方(主要是关东地区)出土的秦汉日用陶器多灰陶和一种“铅釉”陶,而南方(主要是楚越地区)则流行粘土烧制的一种硬质釉陶<sup>[9]77-78</sup>;另外,南方流行的铜质神兽镜和画像镜,在北方是很难见到的<sup>[9]61</sup>。这些东西都是两汉时期市场上的普通商品,其分别在关东和楚越地区流行,有南北之异,正好说明这时关东、楚越地区各存在一个区域市场。

## 二

在上述四个区域市场里,分别拥有一些商业都市。

在关陇市场,京城长安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史载:“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sup>[10]卷2</sup>。张衡在《西京赋》中言长安商业的繁荣曰:“尔乃廓开九市,通阨带闾,旗亭五重,俯察百隧。”<sup>[11]卷1</sup>而另一商业都市姑藏则是“通货羌胡,市日四合”<sup>[7]1098</sup>。

在巴蜀市场,成都是最大的商业都市。早在秦灭蜀时,即“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修整里阨,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sup>[12]196</sup>。左思《蜀都赋》言成都市:“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sup>[11]卷1</sup>现今居住在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在其史诗《羌戈大战》里记载羌人首领曾“派人夷多去买猪”,注曰:“夷多羌语,即成都。”<sup>[13]121-122</sup>这表明当时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都与成都有了密切的市场联系,成都是这个市场里最繁荣的商业中心。

在关东市场,洛阳是一个大商业都市。《太平御览》卷191引《洛阳记》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另一商业都市临淄,司马迁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sup>[2]2008</sup>据考古发掘,临淄所出西汉封泥有“左市”、“右市”、“西市”、“南市”<sup>[14]</sup>等市文,表明临淄这个商业都市里的市场至少有四处。《盐铁论·通有》载:“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郑之阳翟……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sup>[6]20</sup>这里提到的涿、蓟、邯郸、温、轵、荥阳、阳翟,都是关东市场里的

商业都市。

在楚越市场,《史记·货殖列传》云:“南阳西通武关、郟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sup>[2]3269</sup> 前述《盐铁论·通有》记天下名都亦言有“楚之宛”<sup>[6]20</sup>。桓谭在《新论》中记该区域市场里的另一商业都市江陵时云:“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sup>[15]卷776</sup> 司马迁言这个区域市场里的商业都市尚有寿春、吴、陈、合肥、番禺等。

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等材料,现试把各区域市场之面积、人口和所含之商业都市列表1。

表1. 两汉各区域市场面积、人口、商业都市一览表

区域市场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商业都市	平均每商业都市	
				面积	人口
关陇市场	969315	6661849	长安、姑藏	484657	3330924
巴蜀市场	896948	4248040	成都	896948	4248040
关东市场	894649	31584084	陶、洛阳、邯鄲、蓟、淮阳、涿、温、荥阳、阳翟、平阳、轵、扬、临淄	68819	2429545
楚越市场	1682407	14461202	宛、江陵、寿春、吴、陈、合肥、番禺	240344	2065886

说明:人口资料来自《汉书·地理志》;面积材料来自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人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6-219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关东市场内商业都市最多,达13个。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区域自先秦以来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两汉时期更有长足的发展。《盐铁论·通有》言该地区:“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sup>[6]22</sup> 这个区域因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市场贸易特别繁荣,平均每6万多平方公里、240多万人口就拥有一个商业都市。其次是楚越市场,这个市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较关东地区稀疏,但经济和市场贸易都较发达,所以形成了每24万多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就拥有一个商业都市。关陇市场虽然拥有商业繁华的京畿长安,但它涵盖了地广人稀的河西地区,且在广袤的河西地区只形成了姑藏这一个商业都市,所以该区域平均每48万多平方公里、330

多万人口才拥有一个商业都市。在巴蜀市场里,只有成都平原这一膏腴之地的经济和市场贸易比较发达,其余广大的丘陵和山地地广人稀,经济和市场贸易都比较落后,所以这个区域里89万多平方公里、424万多人口只拥有成都这一个商业都市。

上述区域市场里的一些商业大都市,如关陇市场里的长安、巴蜀市场里的成都、关东市场里的洛阳、楚越市场里的番禺等,是各区域市场的贸易枢纽,本区域市场或其他区域市场的大宗商品往往先汇集到这里,再由大商人们在这里成批购进后转运到本区域内的地方市场或其他区域市场去销售。如张衡在《西京赋》中言京城长安这个商业大都市是:“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sup>[11]卷1</sup> 班固言楚越市场的商业大都市番禺是:“犀、象、毒冒、珠玢、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sup>[3]1670</sup> 这些商业大都市在促进两汉市场贸易的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这些区域市场的商业都市居住着大批的官僚、贵族、大商人和其他富有阶层,他们的生活要依赖市场,并且有很强的消费能力。陈崇说王莽家族“物物印(仰)市”<sup>[3]4058</sup>;昌邑王做了皇帝,还“使从官出买鸡豚……以为常”<sup>[3]2944</sup>。正是都市里这批富有阶层的需求,促使这些商业都市出现了发达的商品零售业、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在盐铁会议上,贤良说:“古者不粥经,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彘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杨豚韭卵,狗膾马脔,煎鱼切肝,羊淹鸡寒,蝟马骆日,蹇脯庸脯,胹羔豆赐,鹭臠雁羹,自鲍甘瓠,热粱和炙。”<sup>[6]325</sup> 史、汉诸书中常见的都市商业店铺有酒店、饼店、书肆、卜筮肆等。东汉时期商业都市中为这些官僚贵族等富有阶层服务的奢侈品市场愈益发展,崔寔在《政论》中言其时,“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sup>[16]卷45</sup>。商业都市里这些富有阶层的强力消费,不仅直接促进了这些都市市场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劳动人口就业率的增加,同时还推动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两汉经济的繁荣。

### 三

在这四个区域市场内,各自都有比较完整的农

业和手工业体系。史念海先生在《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一文中指出,汉代主要有泾渭平原、成都平原、山东(指崤山以东)平原及江南四大农业区<sup>[17]</sup>。这四大农业区正好分别分布在本文所述的四大区域市场内,此表明这四大区域市场内各自有一个相对独立、比较发达的农业体系,它们生产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满足本区域市场内人口对粮食及农副产品的需求,以及手工业对农业原材料(主要是麻、丝等)的需求。

另外,每个区域市场内还有门类比较齐全的手工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一个区域市场内有以生产各类原材料为主的手工业。我们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所载各地手工业为据,把两汉各区域市场内的各类手工业列成表2。

表2. 各区域市场手工业统计表

区域市场	铁官	盐官	工官	铜官	服官	金官	木官	备注
关陇市场	5	9						兰田:“山出美玉”。
巴蜀市场	8	4	3				1	邛都:“南山出铜”;定作:“出盐”;朱提:“山出银”;奔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来唯:“从山出铜”。
关东市场	32	18	4		2			
楚越市场	9	4	1	1		1		

说明:西汉盐铁官营,在全国主要产盐铁处设盐官、铁官;东汉和帝起明令废除盐铁官营,盐铁官不复存在,《郡国志》仅载某处“有盐”、“有铁”等。为方便起见,本表把它们合并入盐铁官内统计;如两汉地点重复,则仅计作一处,如《汉书·地理志》载右扶风“雍”、“漆”“有铁官”,而《后汉书·郡国志》亦言右扶风“雍”、“漆”“有铁”,表中统计铁官则只作“2”,不作“4”。

从表中不难看出,各区域市场内都具备最基本的盐铁等原材料手工业。应该说,两汉书对汉代各

区域市场内手工业的记载还是不完全的,主要记载了盐铁,而对其他矿产和手工业的记载很少,实际上两汉各区域市场内以生产原材料为主的手工业当比两汉书的记载更多一些。

其次,在各区域市场的商业都市里,一般都有比较发达的加工制造手工业。如关陇市场的长安,班固言城里有名闻遐迩的“剪张禁、酒赵放”<sup>[3]3234</sup>,这里就是指此二人分别以造剪、酿酒闻名于世。另据考古工作者对汉长安城的发掘得知,城西北部一带是当年手工业作坊的聚居区<sup>[9]8</sup>,由此可见汉长安城的加工制造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再如巴蜀市场内的成都,史载其“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廉)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sup>[7]1103</sup>左思《蜀都赋》亦言成都:“阘阘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sup>[11]卷1</sup>另据考古发掘得知,成都的漆器制造业也是很发达的<sup>[9]47</sup>。关东市场内洛阳的加工制造手工业也很发达。《潜夫论·浮侈》曰:“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sup>[18]120</sup>在这“什于农夫”的事末者中,就有不少是从事加工制造业的手工业者。各区域市场内以生产原材料为主的手工业与都市里以加工制造为主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手工业制造体系,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能满足本区域市场内全部人口对各类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正是因为各个区域市场里有相对独立的农业和比较完整的手工业体系,所以在一个区域市场里居住的农业和手工业者通过在本区域市场内的交换,使他们各自的再生产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使一个区域市场内的农业和手工业得以良性循环发展,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两汉社会的生活水平因此得以不断提高。

## 参考文献:

- [1]许涤新. 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司马迁. 史记[G].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班固. 汉书[G].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陈寿. 三国志[G].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章樵. 古文苑[G]//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 范晔. 后汉书[G].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 陶宗仪. 说郛[G]//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 王仲殊. 汉代考古学概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11] 萧统. 昭明文选[G].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 [12]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84.
- [13] 罗世泽,时逢春. 木姐珠与斗安珠[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14] 裘锡圭. 战国文字中的“市”[J]. 考古学报,1980,(3).
- [15] 李昉,等. 太平御览[G].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6] 魏徵,等. 群书治要[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 [17] 史念海. 河山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 [18] 王符. 潜夫论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Regional Market of the Han Dynasty

GAO Wei-gang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Han China witnesses the great development in commodity market, due to the developments in agriculture, handcraft industry 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our regional markets of Guanlong, Bashu, Guandong and Chuyue based on the extensive rural and local markets. The commercial-center cities of the regional markets are the pivots of market trad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Han China's market trade and commodity economy. The agriculture and handcraft within the regional markets develop in a benign circle through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regional markets, enrich the social commodities and enhance the Han China's living level.

**Key words:** Han China's regional market; commercial-center city; agriculture and handcraft system

[责任编辑:凌兴珍]